

# 冷劍烈女

司馬紫煙

駱強知大笑道：「小姐不必著急，金大俠是成名的射手，人家自然有辦法，否則怎能在江湖上享此盛名！」

金蒲孤淡淡一笑，抽出一枝金僕姑長箭，瞄都不瞄，信手搭在弦上射出，鏗的一聲，釘在粉牆上。

諸人連忙過去檢視了一下，卻沒有人作聲。

駱強趕緊過去問道：「怎麼樣？」

呂子奇歎道：「六十丈外取蜂作鶴，能夠命中已經是了不起的手法了，何必還講究什麼仁者之射呢……」

駱強看了一下一大笑道：「金大俠果然仁心俠懷，連一頭殘翅野蜂都不捨得傷害，箭簇離蜂身祇有毫米之差……」

駱洛仙擡起了嘴，以帶哭的聲音道：「金大俠！你輸得太冤枉了！」

金蒲孤知若無其事地搖了過來，拔起長箭道：「果然是差了一點……」

呂子奇獨自替他掩飾道：「金大俠以迴風箭法見長，初試射急直箭，自然無法取準，不過這毫米之差，已經很不容易了！」

駱仲和心中自然覺得很高興，可是口中也為金蒲孤稍留餘地，笑了一下道：「金大俠是想稍擦傷一點蜂尾，而這蜂尾又在不停在扭動，取準自是不易，大俠

上場大勝，這一場小負，算起來不過是扯平而已！」

駱洛仙道：「爹！你還要比下去？」

駱仰和笑道：「自然了！現在祇是個平手，既然比，總要走出個高下來……」

駱洛仙道：「那下一場應該由金大俠出題目了！」

駱強冷笑道：「這一場的題目好像不是我們出的！」

金蒲孤突地一笑道：「駱先生法眼定評，在下自然沒有話說，不過在下有一個問題想請教一下！」

駱仰和一笑道：「大俠有何指教？」

金蒲孤道：「先生這一場判在下落負，不知以何根據？」

駱仰和一怔道：「難道大俠還不認輸嗎？」

金蒲孤含笑指著駱強道：「正如貴管家所言，輸要輸得服氣！因此在下必須問個明白！」

駱強大叫道：「姓金的，辦法是你自己定的，你為什麼不服氣，雖然你這一方面手法不熟……」

金蒲孤道：「手法熟不熟是另一個問題，我既然提出來，自然不反悔，可是你憑那一點獲勝呢？」

駱強叫道：「我射中了！」

金蒲孤笑道：「你祇射中翅膀，距離蜂身也有毫米之差的距離……」

駱仰和也不禁沉下臉來道：「你們的距離中是一樣，可是蜂翅究竟長在蜂身上……」

金蒲孤含笑舉起那枚長箭道：「這蜂刺是不是長在蜂身上的，假如先生說一個不是，在下甘心認輸！」

那閃亮的箭簇上沾著兩三分長的一枚黑色細刺，先前大家沒注意，經他展示之後，一個個都呆如木雞！

駱洛仙首先叫起來道：「金大俠！你怎麼不早說呢！害得我直替你著急……」

金蒲孤微笑道：「在下與府上較射，小姐竟站在敵方，倒使在下感激不盡！」

駱洛仙滿臉飛紅，低頭不語。

駱仰和卻頗不是滋味地強笑道：「金大俠真愛開玩笑，勝券在握，卻故意拿我們尋開心！」

駱強的臉色也是一變，繼而冷笑道：「認曉得這一枚蜂刺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金蒲孤的臉色也是一沉道：「我早想到你會有此一說，所以才預留一著，現在我提出確切的證據給你看！」

說完先取下駱強釘翅的那頭野蜂，拔下他尾部的長刺，然後再取自己的那頭野蜂，在尾部拔出分許長的斷刺，最後用自己箭上的蜂刺拼湊在斷刺上，兩枚蜂刺都約莫在三分左右，長短相同。

金蒲孤這才一笑道：「即使我想事先準備，也不會這麼湊巧吧，我故意留下這分許斷刺不取，就是為了叫你無法再找別的理由挑剔。」

駱強惱羞成怒，大叫道：「姓金的！算你贏了！」

(一五二)

野村家位於村子的西邊，和我們田治見家是村裡幾乎勢均力敵的大戶。家長莊吉看起來就是一副一家之主的樣子，沉著穩重，說話和和氣氣地，年紀大概五十歲左右。但是，當美也子介紹我時，剎那間他露出好奇的表情，當然，他很快地又恢復正常。接下來就沒有什麼重要的事。哥哥和外公的葬禮一直辦到隔天傍晚才結束。在神戶時，我將外公的遺體迅速地火化，再把骨灰帶回來，但是這裡的人一般都習慣土葬。

田治見家的墓地在房子後面八墓神廟的下方。我們在墓地上挖一個洞，把哥哥的棺材放了下去，我是第一個把土撒到棺材上的人，當時我心中有一股好像失去重要東西的失落感，至今都還印象深刻。

下葬完了回到村子，就在葬禮最尾聲的法會上，美也子來到我身邊。

「辰彌。」

她不曉得從什麼時候開始直呼我的名字。

「我想介紹一個人給你認識，你有空嗎？」

「啊，是什麼人？」

「我也不太清楚他是誰，從神戶回來以後，我就看到他在我家。聽說他是我大伯的舊識，到這附近來辦事，順道到這裡來，在我家逗留幾天。他的名字叫金田一耕助。」

那個時候我還不知道金田一耕助是什麼人，而美也子好像也不知道。

「那他找我有什麼事？」

「這個嘛，我也不知道，他說想和你私下談談。」

我的心中一陣混亂，我猜想他可能是警方的人。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我也沒有道理不和他見面。

「請他到那邊的和室去，我在那邊等他。」

為了避免橫生不必要的枝節，我選在人跡稀少的和室等他，當他一個人微笑地走進來，我抬起頭看到他的第一眼時，我不禁懷疑眼前這個人是不是我要見的人。因為我一直認為我要見的人，是一個相貌堂堂、風采翩翩的男士。

「打擾了，我是金田一耕助。」

他很有禮貌地跟我打招呼，我趁這機會仔細地打量他。

金田一耕助的年紀大約三十五、六歲，個子矮小，頭髮蓬鬆，怎麼看都不像是個有身份地位的人，再加上他穿著一身破舊的和服，看起來頂多像是個村辦事處的書記或小學老師。他說起話來還帶著濃濃的鄉下口音。

「哪裡哪裡，我是辰彌。請問你有什麼話要跟我說？」

「啊，有些事情想請教你。」

金田一耕助一邊微笑，一邊用他那銳利的雙眼打量著我。

「在這個時候提這些事，實在很不妥當，但是你知道村子的謠傳嗎？」

「你說村子裡有謠傳？」

「是關於你哥哥的死，村子裡到處散佈著奇怪的謠傳。」

我聽了不覺緊張起來。雖然我沒有親耳聽到那謠言，但是由於昨天聽到濃茶尼姑所說的話，我不難想像出那些關於哥哥的奇怪謠傳，更何況我自己也對這件事感到懷疑。

(三十九)



● 橫溝正史

# 招魂

倪匡

我呼了一聲：「他本來就是——看來你的收穫不少？」

齊白忙拍著皮肉：「你要不要看看，我們可以平分，很有點好東西！」

我歎了一聲：「齊白，你好東西也夠多了，偷盜各類古墓，就算你能避開種種凶險，畢竟不是很體面的事情，可以收手，適可而止吧！」

齊白翻了翻眼：「我祇當沒聽到，你以後也不必說。我知道你不會希望什麼，但那巨宅中，有不少盜像，極其精美，可以替代你被那醫生捧壞了的那尊李白像！」

我搖了搖頭，自然而然道：「如果由我要的話，我寧願要那把寶劍，我相信那是古劍之中最出色的了！」

齊白一聽，開始像是想笑我也不免貪心——人總有一點貪念的，那柄寶劍實在可愛——可是接著，他又現出古古怪怪的神情來。

我忙問他：「你弄開棺木之後，看到了什麼？」

齊白「嗯」地一聲：「很普通，作為帝皇，算是十分潦草，已經化成了白骨，可是……可是……他真是……抹脖子死的，用一把極鋒利的利器割頸，他的頸骨，也被割裂了一半！」

我陡然震動了——剛才我還想到過這個問題，立刻就被證實，那柄鋒利的寶劍，是不是就是建文帝用來自殺的利器？我呆了半晌，齊白也發著怔，過了好一會，他才道：「如果建文帝當年是那柄劍自殺的，那麼這具人也有同樣的行為，可知他……的行為，完全受建文帝當年的行為所控制，就像……就像……」他一時之間，舉不出適當的譬喻來，我接了上去。『就像不同電腦使用了同樣的軟件，所作出的反應，就一模一樣地重複一樣式！』

剎那之間，我和他都感到了一股寒意，我的思緒十分紊亂，但我還是在紊亂之中，理出了一個頭緒來，我想到的是，一個人（任何人）的一生記憶，如果成爲一組程式，是一個可以被記錄下來的軟件，那麼，理論上來說，把這種程式，輸入另一個人的腦部，這個被輸入資料的人，就會完全照那個程式來生活、思想行動！問題就是，至今爲止，似乎還沒有聽到什麼方法，可以把人的記憶、思想獨立起來成爲軟件，也沒有聽說過有什麼方法可以把另一個人的思想記憶輸入另一個人的腦部之中，而且起作用。

這一類的事，勉強用實用科學來說明，所用的名詞，就像書上一般所寫的那樣，但如果用傳統的玄學方法來寫，就簡單得多，所謂思想記憶在人死了之後的存在，就是靈魂，被輸入上身，整個過程，簡單之極，就是靈魂進入了一個人體，自然這個人體的一切言行，都和那個靈魂一樣了！

這種事，在古今中外的非正式記載中，曾有過許多次，不過像「建文帝」這一次，實在太特出而已！

我一面在想著，神情自然也隨著我所想的而發生變化，齊白是聰明人，一定知道我想到了古怪之極的事，忙道：「天，你想到了什麼？」

(七十七)



她的聲音不像女孩般的細嫩，卻有著獨特的清脆，每個音調都像是在跳躍，讓跟她說話的人，都可以感染到那份活潑的動力。

「我是孟虎。」

「……」

沒聽到她的聲音，顯然他嚇到她了。他忍住唇邊的笑意，繼續說：「妳在想，該掛斷電話？還是假裝不是崔幼晴？」

她啾啾一聲笑了出來。「學長，我祇是沒想到你會打電話來。」

「聽說妳找到比權威更好的工作了？」

「沒有比權威好，祇是剛好有一家化妝品公司同時找我去上班，我想我以後拿保養品可以用員工價，那我就賺到了，你說是不是？」

「我們公司出產的產品妳也可以用員工價。」他忍住笑意。

「學長，我不需要醫療產品，你就留著自己用。」她調皮的反將他一軍。「況且，我也不懂什麼是生化科技，要是做不好，不就丟了學長的臉？」

「妳不需要懂生化科技，要是連妳都懂了，我不就沒飯吃？妳祇要會用電腦，會整理資料，一切就沒問題。」

「學長，謝謝你給我這個機會，還願意打這個電話，我真好開心。」

她嘴裡說是好開心，但他可以想像出她輕皺眉頭的樣子。

「既然妳決定了，我祝福妳，祝妳工作順利。」

「謝謝。」

誰都沒有掛斷電話，她似乎還在等他說什麼，隔了三秒之後，他才說：「不客氣。」

再隔了五秒，他才聽到話筒傳來嘟嘟的短音。

心裡有微微的遺憾，也許她的選擇是對的。

看來他要煩惱的是，得重新決定助理人選。

「乾杯！」酒杯互相碰擊，敲出清脆的聲音。

小套房裡氤氳著酒氣，熱鬧滾滾的慶祝崔幼晴找到工作。

「千萬別再做三個月就不做，妳要學會忍耐。」曾瑪俐不是要潑好同學冷水，而是給予衷心的建議。

「放心，爲了生活著想，我至少會做一年。」加了冰塊的紅酒真好喝，崔幼晴忍不住又喝了一口。

她賺的錢有一部分要上繳到媽媽那裡，連失業的這幾個月她都還是按月給媽媽一萬塊。她已經盡量省吃儉用了，但在有出無進的狀況下，才會把自己逼到這種慘境。

「喂，那妳要不要找房子了？」曾瑪俐試探著問。

「要，當然要！我要是再繼續待下去，搞不好哪一天會被爺宇堂暗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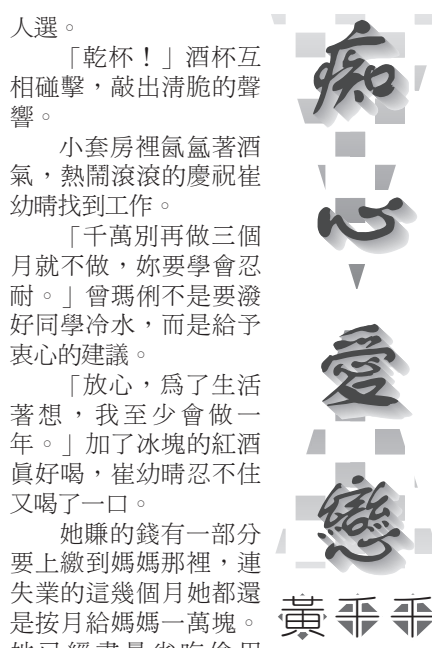
「厚！妳臉皮這麼厚，要暗殺妳恐怕得用原子彈吧？」

崔幼晴笑了，曾瑪俐也笑了，因爲酒精作用，兩個女人笑得花枝亂顫。一陣大笑後，兩人好不容易才止住笑聲。

「說真的，臺北的房子好貴，瑪俐，妳知不知道哪裡有便宜的房子可以租？」

「那還不簡單？宇堂的房租還沒到期，妳直接搬去他那，然後他搬來我這，你們兩個等於是交換房間，算妳佔到便宜嘍。宇堂的房租才剛付過，我想他會看在我面子上讓妳白住的。」

(九)



# 蝴蝶媒

作者：南岳道人

張澄江道：「往日通家子侄，還可假借；今日乃翁翁至親，名分有在，豈敢僭越？」華刺史聞言，笑而不答，彼此謙之再三。華刺史也無可奈何，祇得說道「老夫昨日示愛，權借兩兄作退兵之計，婚姻之約，尙容思議，兩兄何以這般認真？」顧躍仙道：「老先生何出此言，天下事皆可以行權，曾未聞權作夫婦之禮。令愛小姐雖是千金艷質，晚生輩亦非碌碌庸人，若恐胸中抱負疏淺，聽憑老先生當面考試便了。」

華刺史道：「老夫所以疑侯之故，正爲此耳。觀兩兄人品氣概，自是高才飽學，老夫信之久矣。但小女輩，病在略知文墨，都要老大當面請教一番，他才深信。」張澄江道：「如此極妙。且擇人而事，自古賢女皆然，請老先生即刻命題給韻，限以時刻。」華刺史道：「如此請坐了，待老夫進去就來。」華刺史忙進內宅，向華夫人道：「那張、顧兩生，十分將婚姻之事認真，情願面試。夫人你可速去吩咐廚子，將酒席擺在大廳上，將屏門邊都掛了簾子，你領三個女孩兒坐在簾內，觀他吟詠。」夫人聞言，一把喚過韓香到跟前，與之說其緣故，叫他請三位小姐整妝到前廳，看那三個才子做詩；一面催廚下擺酒。華刺史自己走到房中，向書架上取了三張錦箋，箋上都寫了詩題，題下限了韻，一樣折得方方的，籠在袖中。又喚過韓香來，吩咐道：「外面上席之時，你可攜了琵琶在簾內，聽我揮使。」韓香領命。

外面書僮進來稟道：「大廳上酒席已擺設齊備了，屏門上的湘簾已掛了，請老爺安席。」華刺史隨即起身，走到廳上，著院子去請蔣青巖、張澄江、顧躍仙三人上席。他三人忙整衣冠，喜孜孜前來聽考，一齊來到廳上。華刺史也笑臉相迎，一個一個打恭安席。

四人坐定，蔣青巖和張澄江、顧躍仙見簾內隱隱躍躍，那香氣一陣陣飛透出來，知道是三位小姐在內看他三人吟詠，他三人一發添了許多詩興，酒過三巡，華刺史便向袖中取出那三張錦箋，捏在手中，向張澄江、顧躍仙二人說道：「老夫放肆了，拈有三個題目在此，連青巖內侄也要請到一二。」

蔣青巖笑道：「如此方見姑父公道。」華刺史道：「老夫還有一說，舍下有一義女，善彈琵琶，於今老夫著他在簾內，待三位題目到手，令他彈一曲來陪，如曲終不就不著聽罰。」蔣青巖和張澄江、顧躍仙三人一齊道：「此事極妙，可作將來一段佳話。」

(二十七)

**神機妙算張太乙**  
張天師64代再傳人  
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 經驗  
太乙網址：tai-i.com

精選 (陰宅、陽宅) 風水可補運

化解 { 經濟 婚姻 健康 } 危機

個人生涯規劃 (人生地圖)

詢問電話：(626)255-0558  
9909 Marshall St., El. Monte, CA91731

**聖路易新聞電子報**  
不斷的進步與更新，更多、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  
十六版週週上網，廣告效應無遠弗屆，再也不會錯過  
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  
請上網：slcj.us  
電話：314-991-3747 傳真：314-991-2554 e-mail:slcj@slcjmail.com